

·书画评论·

一个对美有独特发现的人

——写在《张志颖花鸟画集》出版之际

王猛仁

盛夏,雨后初晴。我怀着崇敬、感念的心情,写下这篇短文,以此答谢、记述我的老师、当代著名画家张志颖先生。

张志颖先生兴趣广博,志向高洁,有长者之风,有宽厚之爱,既有文人之超远意趣,又有文人之雄健风骨。他心地如田园情致怡然自乐,对人对事性情不急不躁,缓缓流淌,其言蔼如也。

近十年来,张志颖先生常去南方他的画斋住上一段,我从图像上看,那里是一大片山丘和满山的树木,斜坡上有灰白相间的一栋栋楼房,旁边是浅浅的流水。安静的画室里有阳光照进来,画案上、墙角处,堆满了他的写生草稿。这些作品,多是半工半写勾勒,拆除藩篱,信笔为之,但拙味、韵味更足,加之南方绘画色彩的混合应用,时红时绿,知白守黑,不但画面好看,而且显示出作者生命力的鲜活与顽强。

跟着他的画面自由游走,夕阳西沉,晚霞似火,远处一抹农舍,炊烟升起,白鹭翻飞,不由让人心中感慨万千。想起我在乡文化站任站长时,张志颖先生是县文化馆馆长,兼任县美协主席。一月一次的例会,听他在文化馆的会议室里娓娓道来,受益良多。一晃几十年倏然而过,张老师引我迈入艺术殿堂,做人做事、写字写诗,我一直以他为楷模。

如今,张志颖先生继《张志颖山水画集》之后,即将推出《张志颖花鸟画集》,可喜可贺。看看他的画,想想他的为人,画与人是那样相似,都是那样淡雅、那样清纯、那样高远,又是那样平易近人。

张志颖先生是我接触最多的一位艺术界的前辈。去年拜访他,我问:“您一直在画画吗?”他说:“我画我的画,我写我的诗。”他一直就是这样。张老师育有五女一男,人人都是画家,个个都是英才。尤值一提的是,他的子女中,已有两位加入中国美协,成为国家级会员。其四女张玉仙,是一位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专业画家,多次斩获国家级奖项。

张志颖先生秉性好静,思索如渊,不迎合潮流,褒然举首。他专注现实生活,随时随地留心、观察、记忆。搜尽奇峰打草稿,他把看到的、感知到的,给他留下刻骨印象的物象,进行加工提炼,逐渐入画。例如,两鸟的双栖之美、花枝倾斜的情趣、鸡与鹤的动作神态、荷与兰的优雅并立等,可谓动里有趋向,静里藏诗情,察人所未察,画人所未画也。

张志颖先生注重自己的艺术修为,将诗、书、画、印结合在一起,融合在一幅画中。他将自己的感受,运用

诗的语言和书法的形式记录下来,目前,已结集出版厚厚几卷矣。他常说,绘画的最后阶段,是在画作者的修养、境界、修养到哪一步,画的境界就到哪一步。

张志颖先生历经七十余载的艺术探索,深得写意花鸟画之精华,且吸收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李苦禅、虚谷等人之笔墨精髓,丰富了花鸟画的艺术风格,创造出一条不同于前人的,具有自己独立风格、清拔古雅的路,从而成为中原画坛有影响力的优秀画家。

他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,不落尘俗,独见机杼,意境清朗,品位甚高。他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和创新性,不求形似,但求神似,用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去描写内在的精神气韵。张志颖先生反对他的学生临摹自己的画,更反对他的学生画某家某派,他希望他的弟子们在修养、文化和思想上下工夫,为自己也为后人留下一条宽阔的路。为画者,不能为画而画,要不断加强画外的学养和知识的积累,让自己作品的格调达到更高的层次。

“欲全其形,欲新其境,欲传其神,非从写生下工夫不可。”张志颖先生身体壮硕时,每年都要外出远游一次。他远观祖国山河,近看花草昆虫,对景写生,或吟哦,或默记。他痴迷、流连、徜徉在充满生机和美善的大自然里,摄取一个个有趣的镜头。因此,他的诸多题材的写意花鸟画,不论构图、意境和着色,都能给人以新鲜感。他画的花鸟画,是自然生活中的花鸟,生机盎然,花有清香、鸟有啼鸣、梅有其姿、鹰有其翔,而绝对不是插在花瓶里的花卉、标本里的禽鸟。

张志颖先生在绘画中极尽笔墨之道,在挥洒中产生飞白断续,抑扬顿挫,妙趣横生,笔触与笔触之间留有空隙,极富氤氲之气。他画的梅花和荷花就有这样的特点,花色与枝条的对比,主干、枝叶、长短、大小、疏密、刚柔的矛盾统一在画面中,令人感到丰富多彩、层次分明。

七十岁以后,张志颖先生进入创作高峰期。他告诉我,以前画山水画,一年能画十几张大画就不错了。如今,一年能画几十张、上百张。他的生活和感情一如大海波涛,汹涌着向上的热度。他说,一个美的形象、一个美的环境、一个美的意境,是画家创作的源泉,与自然掬力,与天地融合,便产生了艺术的大境界、大气象。收集在这部画册里的作品,有鸡、有梅、有荷、有鹤鸟;有竹、有菊、有兰、有鱼虾;有鹤、有蔬、有果、有苍鹰,都饱含了融融的人间暖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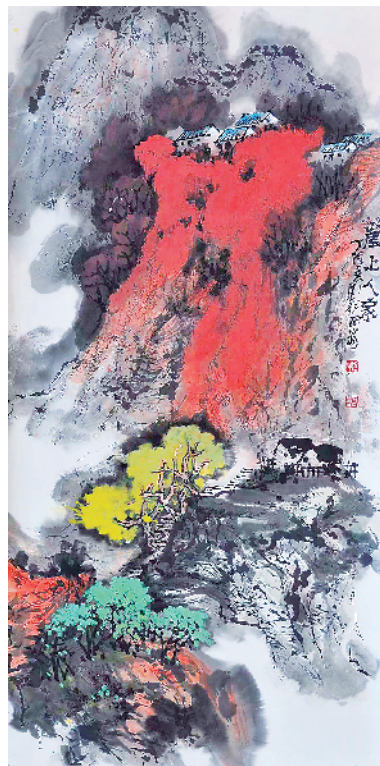
品味张志颖先生的作品,你会发现,他是一个对美有独特发现的人。他细致亦精致地轻言细语,毫不张扬

地挖掘美,享受美的欣喜和欢悦,而且他又善于润物细无声地将这份欣喜和欢悦传达给你,令你为之感动。他心有阳光,爱着他的儿女子孙,爱着他的学生,以至于对一草一木都一往情深。这一切都与张志颖先生的心性十分契合,这是他的纯真天性。平日,他喜欢喝酒,但没有醉过;他喜欢素色着装,但依然朝气蓬勃。

张志颖先生八十岁后,创作激情呈“井喷式”迸发,佳作迭出,精品不断,画风已步入老辣和空灵之境。有大写意的,遗貌取神,又有小写意的,筋骨丰神,笔墨沛然,情趣高雅,心迹双清,已入高格。有人说,他的画不是画出来的,是写出来的。那是他内心的情感如行云流水般自自然然溢出来的,看似漫不经心,随手手出之,实则外柔内刚,飘逸洒脱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张志颖先生担任周口地区美协副主席,带领一众朝气蓬勃的年轻人,成就了如今的一片天地。家乡的美术事业发展,他功不可没。他人好画好,斥资为家乡创办的“黄河魂艺术馆”,已成为扶沟的一张文化名片。

行文即将结束,我抬头看看窗外,天空一片蔚蓝,久久地沉醉在张志颖先生的绘画艺术世界里,感受内心的宁静和笃定。



崖上人家 张志颖作

·感悟书法·

一瓢居书话

张华中

(接上期)

二三九

二四〇

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:“人各有好尚,兰芷菰蕙之芳,众人所好,而海畔有逐臭之夫。”书坛亦然。自古至今,有对美之追求者,求正、求古、求丽、求雅者,比比皆是,求奇、求陋、求丑、求怪者,亦不乏其人。更有“庸陋无稽之徒,妄作大小不齐之势,或以一字而包络数字,或以一傍而攒簇数形,强合钩连,相排相纽,点画混沌,突缩突伸”(项穆《书法雅言》),极尽怪诞之能。前人有之,后人效之。当下一些“逐臭嗜痴”者,大炫其书,正如“瞽目丐人,烂手折足,绳穿老幼,恶状丑态,齐唱俚词,游行村市也”(项穆《书法雅言》)。古人云:书如其人。用于此,不知当否?

如人之衣裳,书法亦有面子和里子。面子者,书之形也,形妍,面子光鲜。里子者,文化积淀也。积淀深,里子厚,没有里子的光鲜,寒薄之相也。面子丽而里子厚,书道成矣。

后记

余恭勤书道,寒暑无间,恍恍乎五十余年,个中滋味,甘苦自知,实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为时代故,余少学不厚,壮积不丰,晚览不富,况资不如人,才薄识浅。观,不能探其奥;悟,不能究其玄。仅于楷书一体稍有心得耳。

洗砚之暇,偶有所思,片纸录之,弃之案角。实乃拾先贤之智珠,萌一己之慧芽。穷搜博究,月习

岁勤,缀成二百四十则,名曰书话,以斋号冠之。

本想束之高阁,示于后人。适逢陈州才俊冯君剑星,以“汲古无闷,为学有新”励我,并牵手竹堂夫子。夫子藻业伟修,恬憺雍容。尝有润砾之善,举荐之德,不吝用九个专版依次在《书法导报》上刊出,使拙作亮于方家之目,偃而挺之,秀于书坛。遂后,《周口晚报》与中华龙都网亦予以连载。

近阅古人书论数十种,方知己格卑气弱,未臻至境,与古人有云尘之远。无奈生米成饭,夹生难免,倒也不蹈“慕故腴以留声”“贾虚誉以射利”者也。

艺由己立,名自人成。生有涯,而学无涯。自知余生当主善以为师,举正以为范,烟楮之外,独擅声焉。让“老树着花无丑枝”为我晚年之写照,如达,暮年幸矣!

癸卯三月二十六美髯公于一瓢居
(全文完)